續高僧傳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

附見一十九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illegible]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法朗　法珖

梁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智達　僧達

梁吳郡虎丘山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慧琰　慧朗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illegible]

梁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illegible]

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梁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慧朗　慧略　法坐　慧式

梁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illegible]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

左

青州中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
妙思獨達孫歷年祀覩空畫有日夜
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謝之曰三陽
在節明辰消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
而終日音歲瞪覩四壁百年俄頃知
得成儒素以不荅曰蓋是平生鄙好
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誉美州
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勅請
度江住安樂寺畧當師匠道俗欽賞
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迴峘有
㝵玆歸因介屏絕人事杜塞講說建
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
法師知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
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慧
不出麤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
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慧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
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
知名拯濟危險道閑江潰永明中為
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眾
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慧命廣陵人
住安樂寺闢濟篤素專以威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預披俗

弱年從志毅那道俗恭敬師宗美姿
制善舉止情性溫和韻調清雅好弘
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尤微
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開濟
不妄交遊宗季澆薄體裁無准物覺
目前榮枯戲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
人及齊氏開泰礼教風被白黑鑽仰
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
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常有百數
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礼
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論以天
監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
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
沈氏吳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
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紹繼慧
益出家初住樂王寺亮履行高絜經
數條明朗稟性疎密不事威儀聲轉
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帙
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已見
必幽録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庸直居性
不耐貪吻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
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

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遣
夏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禮
畢羸瘠不堪隨衆宗孝建中來都遊
覩往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
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
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
人齊竟陵王揔校玄釋定其虛實仍
於法雲寺建竪義齋以護為標領解
釋睽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遂有曠
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單齊
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
汝南周顒並虛心礼待未甞廢也自
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晚
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名利惟以經
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
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
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靜
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
和闓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
警悟懷變躁率介形儀過無修整年
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栖
禪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方生

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
志他日即就栖靜僧審禪師求出家
爲萬好博學多集近事師訓之曰觀
汝神明人非卒今所可習學皆非與
速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可及具足
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
周未曾注記結帙而反亭然獨悟莫
與爲羣不交當世無因得參其門者
也及至講說文義精志四衆推服聰
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
務才華有異流俗㨂閲未申酬答已
羅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
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至經住寺
故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
不與富貴遊往行不爲合交一不妄親
覩施之物擁攺住寺以天監五年卒
春秋六十一葬于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瑗之兄子也瑗少
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靡諍邑
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
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
住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
器賞太常御吳郡陸惠曉友氏當

隆遂深相持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
來東遊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
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
複不贍隨宜任運寧復經懷瑯琊王
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
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此
歲放生為業仁逮虫魚愛及飛走講
說雖疏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
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
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
師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
貪慢之謗未必加諸己要亦有貽暮
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
令者若之兄也亦以頌學知名少而
雋發長益廣遊經律通明一不永早世
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
不平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
有慧苑慧朗並以內外通博期標聲
譽苑本吳氏剡人尉決強斷不事形
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屢講
眾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遺世
雖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

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為汝者
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
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辨法式習學威
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盛曇
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
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
書曰古人遺放蓄覓女法寵法師絕
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
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
又從莊嚴曇斌塵聽衆經探玄析奧
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
藴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
礼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諸名學事委
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
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折我
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慙
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
禁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
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乞愆
赴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
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貿餘備市香
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
房礼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

於近年四十歲落之夕忽覺兩耳腫
痛彌生膿瘍其夜纔礼已達四更聞
户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速即開
户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合言黑氣都
除兩耳乃是生胃斯潰識蕩之基功
不虛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
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久啓其
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
嚴軒映水解快寺經每自惆悵而不
得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
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鎧
祖後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
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俟性欲
不事形勢慈仁愷悌推有君子之風
匡政寺翰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
礼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
其名號為上座法師請為家僧勅施
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
陸小帝為宣武王修福下勅王人繕
改張飾以待寵焉因立名為宣武寺
也門徒敬學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
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搭上盡夜不
休逝諸法中坐與論說未後礼佛常

以百拜為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
像時百過俯仰虔跪所識所願無忝
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
普通五年二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
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
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
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
海鹽光興寺清直于簡善諸經術又
剡縣公車寺沙門僧祐招採眾師并
為邑任隨問隨荅思慮周廣雖有微
數而未盡其要妙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枉人幼出家遊
患退倫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
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老衣那塵
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
理通達稱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
崇遇若非意得乎所屬接武帝以家
僧引之吳平侯蕭昺亦遇之以礼天
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詡他
日因計法會還問詡曰卿前夜何所
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
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為沙門
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儕黨哉

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誦
有惑志其為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
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
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
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
僧回弟子從回受五經一聞能記精
神洞出標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謔及
諸典礼未嘗不慨慨然欲為己任宋
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
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
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嘆曰松栢
雖小已有陵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
三隨回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
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
年十六而回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
喪礼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
寺任雖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
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開禀
學柔次達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卧
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暑
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
律原始要終表知裏內鑒諸己旁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張

詣同志前疑徃結靡不氷泮雖令世
碩學有是非之諍旻居中振發曾無
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彌遠齊文惠帝
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
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
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
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
義徃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
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
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横陣
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
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
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
言宏邈徃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
放麈尾而歎曰老子受業於彭城精思
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窠每恨
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
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
荅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
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畏斯言信
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
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
下筵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年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
不謂為迮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
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万里
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
大語竟相誇罩及旻為師範後落秀
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
侶重又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加人
處衆澄聆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
如此時人稱曰折剖磐隱通古無例
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
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
餘孜孜善誘曾无告倦晉安太守彭
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
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開頓悟
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
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
耳時竟陵王世子蕭照胄出守會稽
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論席
相識未嘗脩謁承其得郡便狼狽遠
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
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
正擬旻為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
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

謂講者由是興傳遊逝名動京師瑯
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
貞獨絕並投分請交中以縞帶年立
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
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纓
素結轍華俗邀延往復七年奉時有令
聞風成負先來之風者年表懷新
舊之耻設伏者比肩翹開者聞出旲
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衡璧無概譽
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將終道
屬昏誕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塗
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立建
皆隨根獲潤有聲南北皇梁膺運乃
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
于都輦天子礼接下遊丞深睹悅勅
僧正慧超銜詔至房欲屈與法寵法
雲汝南周捨等時入華林園講論道義自
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
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歷典又請京
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受道居
其右逎春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
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慧輪殿講勝鬘
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擇僧譽

僧旻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
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
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
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
言語蹇塞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
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論事盡矣乃
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吴
郡太守張充吴興太守謝覽各遣僚
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勑給船仗資粮
發遣二郡迎候舟檝滿川京師學士
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
太守蔡樽出候門迎之嘆曰昔仲尼
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
監末年下勑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
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
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
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
執事啓聞有勑聽停講五日悉移窓
戶四出檐霤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為
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
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嚫施擬立
堂處未周用付庫生長傳付後僧又
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

居有道近又於堂前構起五間合而
為一及至就講寺內恚滿斷感化之
來殆非意矣沙門曹人張融謝朓友
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礼雖居重
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
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
名位通顯早崇礼敬旻亦客相器重
時為太子中庶復從到房旻稱疾不
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
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
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
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
吳興欲過山展礼山主智還先知以
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
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
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
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
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
思澄銜命致礼贈以几杖鑪奩褥帶
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
使所在備礼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
望於路增劇未堪止寺權停莊嚴因
遂彌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

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六年
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勑以其月六
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
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
誌弟子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二
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于墓
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
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句
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
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日謂衆
曰昔弥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
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
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
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
習尒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
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
勵頴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
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
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達隨分得解後
大領悟旻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
夕礼謁乃夢見弥勒佛遣化菩薩送
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

鏡岩信德大齋 第十張

道場樹也弟子頤宣其言旻聞西歸
之曰礼有六齋正齋唯一乃是始齋
之先徵故周立占齋之唐後代廢之
正以俗人澆薄丞多假託吾前所設
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
諸騰宇古製不工又吴虎丘山西寺
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畫弥廣旻所
造經像全一不封附須者便給於生
布施未甞俵廢弟子諮曰和上所修
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
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会吾
寡之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鹽酢
推水湯灰豉蹄澆多信傷害微虫豈
有數量處有此事故不敢為也始復
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雜多
弥難盡意近識觀之猶此開悟智者
窺人有求名之謂要請法俗侵晨早
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
涉譏笑故吾不為也旻美言笑善奉
止吐納晉油自生顧盼風飆滿室凡
所施為不為名利勸往教勗形於言
瞻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常有餘師言
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飲食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八張　左

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
不妄同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
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
者亦望風而畏矜聞其名者爲夫正
部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
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
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在草
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
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
寶亮弟子而俊朗英秀卓絶時輩年
十三始就受業大昌僧宗莊嚴僧達
甚相稱讃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
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
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
累日詞言激揚衆所嘆異年小坐遠
聲聞難叙命置小牀處於前共盡往復
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
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
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
文義闇隟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
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
覩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振旦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張 云

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
為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
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
法坐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
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
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
群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
理因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為宣擿尋
縱描比類紛綸機辯若疾風應變如
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務宣主客嗟
朋僚胥悅時人呼為作幻法師矣講
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琅琊
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
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
公從發自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
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礼累日不食
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礼賢者
俯就不肖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
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
奉顏色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
道神識又去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
於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
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

入諸善趣矣且思遠理仍有成律何
可逐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剖裂衷情
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武陵郡請
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
京城鼓儛知歸巾褐識及及梁氏高
臨甚相欽礼天監二年勅使長名出
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讚揚利益之
漸皇高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光
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
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
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
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
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
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
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元
寄不可不自力為講也因從之尋又
下詔礼為家僧資給優厚勅為光宅
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皇太子留
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
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
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崇貴莫
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
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

言闕懷中書郎順陽范軒著神滅論
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勑令雲
荅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
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
沈約書曰主上令荅神滅論今遣相
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
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
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
孝享之祀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
之言復闡紂緩波崙之情豫非草木誰
不歔欷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荅
曰神本不滅深所伏膺神滅之談良
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勑荅一
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
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
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
亦即彼論微厝疑數比展具以呈也
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
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勑以法師建
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
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北
面城市懷澗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
論談曾無休廢天監將末狀南國獻

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梵旨理明 續高僧傳卷五 第二十張
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
菩薩法攝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約
法師以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
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
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委受戒
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
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
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
得相應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
提之心捨已身外䞋施之物通啓於
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幽諸
物為五種功德上帝隨喜并親從時
鍇金作烟百和氤氳眾妓繁會觀者
傾城莫不稱嘆普通六年勅為大僧
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
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
眾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尒後雖遘
疾時序而論說无廢及於扶接登座
羸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
乘輿上殿凴几聽講及遣史憂由是
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

[illegible]

三三宮悲惜為之流慟勅給東園秘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塋定
林寺側太子中庶耶耶王筠為作銘
誄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
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為製
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
花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
往幽巖獨講斯典堅石為人松葉為
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
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昳
致依諦誦有阻恒切嘗於一寺講散
此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
延于堂內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
誌神僧道超方外乎有得其情者與
雲乎相欽愛呼為大林法師每來雲
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
法師為說即為剖析誌便彈指讚曰
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去
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花日夜發願達
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
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欲也每
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
應及得善夢如別說述武陵縣吳人

[illegible]

次綱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

題云宋元徽三年王寶勝於莊本光
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
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
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
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窺其
類者雲得此吉弥深弘演云尒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
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性貞
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不視嘗
齊氏之季百工輟業咨閉戶礼誦不
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閣學校白黑榮
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為歲
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蹰欲前
未進覲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積貨待
路好通為尒栖栖横生憂苦澄曰榮
華賄貨此何見闇日月如電時不待
人可於是間行寄說遂至京室憩莊
嚴寺仍從僧旻以神北面勤苦下帷
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
年中鈎深索隱猶晦迹下筵居閑日
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挹延請入第
頂礼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食服遂使

達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挂陽出鎮南
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後法
康繼興善誦忘倦遂以達觀藏久著
暫定者而未畜四衆向風欽德迎請
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
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舍值飢荒合
盤施之郡人更辯不肯復受又見單
薄解衣與之及至南海復隨喜七
衆乞結其會如林講請法施頻仍累
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徒如
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
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
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
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
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
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雋警善宣
講有則品別支條分指甚有聲譽生
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秋毫物益
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
廣蘭摧中歲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
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
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

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花阿毗曇心
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流
脩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
以息攀緣但多疢瘵亟爲廢替自責
先身執捐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
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
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常辛
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
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慕並
以學聞泰剋己修身萬勤禪智偏能
談授慕心性清率不務飛嚴貞實抱
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
吳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
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
映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出繞吳城一匝
蓋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
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
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要及威儀
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聲譽鄉
閭矜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
以泰初六年勑住興皇寺事師上定
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

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誘義弘隆
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
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亟復方從師
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眾所知
識起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
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關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
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此蹤罔不折伏矣
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
文憲王公深懷欽悅要請安居常講
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招
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
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因或
抗衡道俗僉然彌崇高譽光是會稽
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
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
流連會譽多歷年祀伏膺鼓篋亘綜
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
挑逾有秘燈傳儀而十誦明了諸部
騰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學人東
相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
法華山結眾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

大駭天地既開經籍道廢遂翻然高
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
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礼承
修等貴莫不竦敬聖僧寶誌遷神窀
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勑
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
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
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扆
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坐之法唯天
子所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
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
貧道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
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擅越若殺
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
嵩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
遂罷勑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
釋門皆此類也有野姥者工相人也
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
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
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足
不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九張　左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尼暮年香湯洗
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夜而聞空中
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
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歲後出
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
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
門識不可相矣歲問今得至幾答六
色相骨法年六十餘歲曰五十為命
已不為友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
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
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
乃至于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
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
濤肆情下達僧正慧綱無施於過門
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
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違
然投筆後以既聞藏藏筆横轢之告
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
介意斯亦推懷略乃乘季代一人而
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
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
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
未誦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

之後於過重弟子暇日欲白為白衣
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法師之事
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
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
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
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
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
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
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
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
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
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
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
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
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
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
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
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
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遲停前
敕諸僧震懼相率答請帝曰藏法師
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
非致詞宏大不以衆命相累諸法師
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

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
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
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
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
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
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
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
理僧正非但无益為損弘多常欲勸令
罷之豈容贊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
當万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
可畏但吾年老縱復荷旨附會終不
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
雲謂衆曰帝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
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勅於彭城
寺講成實聽侶千餘皆一時翹秀學
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
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趣各
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
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
剛般若以為極悔惟留衣鉢餘者傾
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掛衣竹
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
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請處託意山

林還居閑善因不顧世時或勅會乃
上咨辞曰夙昔顧省心惑不調欲依
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
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
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
故頷言靜處少自營衛非敢傲世求
名非欲從閑自誕是常人近情懼前
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
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
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无悵然
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无
㝵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
不宜頓杜以隔㝵心行菩薩道無有
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然持操不改
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
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
帝意在於智者仍取之矣皇太子尤
相欽接將致北面之礼肅恭虔往來
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礼就而諮
之從遵戒範永為師傅又請於寺講
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
彦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
於北閣更延談論皆嘆曰陪預勝席

未曾有也藏任吹虛舟真行平等興
郭
譽不動寺剎未干宴坐空閑夜然山
立雖神寓凝陽風韻清高其應物也
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
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
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陁之舍六所
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
覽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
遊意欲識其類藏結心世表常行懺
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
玄沒思斟酌自抱疑昏恐乖聖意多
僻因而悲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
夜行暫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
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
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
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為建
齋手製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子不
悆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
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
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
赴送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內各一
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
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

初藏常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
二麈尾其一者柒其一者素留去者
與藏又發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
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
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
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
罪嘗從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
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
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乖撤也今撤
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
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
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
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
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
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